

終歸何處

IKINO

再次想起了困擾我十多年的問題。歷經十多年，無解不但沒有帶走這個問題，反而挖得愈深，根扎得愈緊。

我的終點究竟是什麼樣子？

我對我的出生懷抱著極大的不解。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是我扮演著我，而不是你妳他她牠？在我心跳停止的那重大時刻之後，我將往何處？在生的世界與死的世界之間，是什麼阻礙於其中？倘若

我下一秒就撒手人寰，下一秒等待我的是什麼？

每天都有計開發生在我的眼前，或杜撰在我的腦中。許多認識、不認識的人，一再上演將輪到我獨挑大樑的戲碼。大量的計開將死亡這件事托托得近在咫尺，又遙不可及。我知道死亡一直緊貼在我身邊，就在那兒，但我仍無法看見它的面貌，遑論本質。瞭解自己隨時被迫啓程，前往一個與當下截然不同的地方，但對那個地方卻無知得近乎可憐。

輪迴之說是一則美麗的幻想，替無解的疑問編織出可交代的答案。我想這至少比「死亡即虛無」的論調，要來得有建設性，因為假設死亡即虛無，那麼出生又何必？若終點無意義，相對地起點亦無

意義。如果一切皆只是無數細胞的分分合合，那麼「我是我」的原因何在？莫非只是機率問題？

想像我在月台上等捷運入站，被突如其來的力量從背後推了一把，面朝下摔倒在軌道上，煞車不及的列車呼嘯而至，駛過我的雙腿，甚至頭顱，接下來是什麼迎接死於非命？

也許是啪地一聲打開的白色燈光，我從付費的虛擬實境服務中睜開雙眼；也許是另一個時空，我們稱為死後的世界；也許真的單純是細胞的分解，塵歸塵土歸土；也許是你出生的那一瞬間，而這是我的第10億次的角色扮演。

梔子花

文／尋真
圖／凌綺

柔柔的海風、跳著舞的潔白花朵，小男孩在小天使的陪伴下，緩緩地回到天堂……

這一個溫暖的四月天，陽光露出臉，頓時一掃前幾日綿綿細雨的不快，空氣中，流洩著淡淡的花香，是什麼花呢？大概是巷口轉角那株正開滿繁茂花朵茂密的大樹，瑩白晶亮的小白花點綴著大樹，清晰旋轉圓樣的小白花吧，白哲中帶點嫩綠，這芳香是記憶中熟悉的味道，總是能在我心內的一角掀起莫大的波瀾，但我卻一直記不得那花的名字。

金黃柔和的陽光灑落在窗前，面對空盪盪的宿舍，心中掠過恍惚的愁思，然這種清新淡雅的味道，總會在我想起他時，悄悄地跑出來佔據我的心。而我永遠都忘不了那樣一個下午，那一個充滿陽光溫馨和花香的下午。陽光自葉隙篩落，灑灑一地樹影隨風風撲，不遠處有著一個追逐著的小影子。他，是我回憶中的一種甜蜜，一個喜歡幻想的小男孩，一個只想要在自己的世界、不要長大的小天使。我躺在草地上，這一方天地對當時的我說真是無窮大，收藏著兒時銀鈴的笑語和約定。望著天的一隅，一張童稚的笑顏，就這樣映入我的眼簾。

「姐姐，你看你看，這花好香。」軟軟的聲音就這樣毫無防備的溜進我的耳朵。

「天天，你知道那是什麼花嗎？」紅得似熟透蕃茄的小臉閃爍著期待，等著我告訴他答案。

「這是一種會跳舞的花喔！」「你看，它一層層的旋轉，就像是芭蕾舞的仙子呢！」

「我也會跳喔，姐姐你看！」胖胖的小手，在風中盡情的飛翔。

「姐姐，天天最喜歡白，因為天使也是白白的。」他一抹笑意蕩漾在白嫩嫩的小臉上，剛舒展開的雙眉，才一會兒又聚在一起，令人心疼的聲音又響起：

「可是不喜歡穿著白色衣服的叔叔和阿姨，和臭臭的藥味。」聽著單純誠懇的童語，無保

留都刺痛了我的心，眼角早已盛滿了淚水，哪怕再多一滴都會決堤。

語帶哽咽，小聲的對他說：「天天，是最勇敢的小孩啊，下次姐姐一定帶這種香香又會跳舞的花幫你把你的床都弄得香香的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好！好！」怕我沒聽見，他拉著我又叫又跳的，胖胖的身體在暖暖的晚風中搖曳，澄澈的雙眸如同高掛在夜幕上，炫耀耀耀的星子一般。

那一年，他5歲。

大地刷上了一層啤酒色的佈景，吹著柔柔的海風，就這樣一大一小的背影在夕陽中相映，我想那是我見過最美的一刻，牽起他的小手，走著，走著，似乎可以就這麼一直走下去，走到一個沒有煩惱的天堂。

起風了，濃郁的芳香和著風亂舞，卻舞不出璀璨的小生命。

一天，在書上，看見那種花，原來叫做——梔子花。一心只想趕緊把這美麗的名字，與在和病魔對抗的小天使分享，匆匆闖上書，在那一剎那，眼角掃射短短幾行字，梔子花，素雅，純粹而堅定，它的花語是：「我很幸福。」

「天天，姐姐已經知道那種會跳舞的花的名字囉！」

我輕輕呼喚著那被滿室的白，包裹住的小天使。床榻上小個子的他，努力睜開他的雙眼，悠悠的開口，那聲音離我好遙遠。



梔子花小檔案

全名：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.
別名：山黃梔，黃枝花等
梔子花為原產中國的常綠灌木，屬於茜草科，葉呈卵形對生，具有三角形托葉，花為白色、香氣濃郁，花瓣特別多，常為庭園栽植，果實如袖珍楊桃，可入藥或做染料。是代表著愛與幸福花朵，西方人常在婚禮上放梔子花園，或是梔子花的裝飾來代表最甜蜜的祝禱。

「姐，姐，姐，我有好多好多會跳舞的花喔。」

「我有好多，我要分一半給你，因為妳是我最愛的姐姐。」

雙手緊抱著這令人心疼的小傢伙，深怕一鬆手，他就會離我而去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，撲簌簌掉落，心裡頭盡是對他的不捨。

「姐姐，不哭不哭，小天使答應我下次還可以當你的弟弟，到那個時候我們再一起去採會跳舞的花喔，打勾勾。」在他手上深深地烙印下我和他的約定……

「是梔子花阿！天天，那個會跳舞的花是梔子花阿，是梔子花……」任憑我嘶吼哭喊，而回應我的只剩下一室的空寂。

打開窗子，碧澄澄的藍天，淡淡的花香，心裡頭有著莫名的騷動。

起風了，願這陣風能將我的思念，傳給那個永遠長不大的幸福小男孩，告訴他，我會一直記得和他的約定，要再一起手牽手去找尋有著淡淡幽香、又會跳舞的小白花。

就一直到現在，在這樣一個溫暖的四月天，空氣中到處飄浮著花的馨香，在草叢間，在風中，在我的心裡，卻怎樣也想不起來，巷口轉角那棵樹上，開滿晶瑩剔透的小白花，那些小巧潔白的花朵的名字……

白費心機

creamy

「上次你沒來上課對吧？」

「嗯。」他的聲音聽起來像剛睡醒。

妳揚起個奸詐的笑容，電話那頭的他無緣見著。「我剛好多拿一份。」其實是刻意幫他拿的，「明天中午12點10分，我在兩館福圖前等你。」

若能一起吃個飯會更好，妳在心底偷偷加了這句話。

10點36分，根本不需要鬧鐘提醒，妳立刻從床上跳起，不過又立即縮回棉被。

「真冷……」妳打個噴嚏，抓起昨夜已準備好的衣服，走進廁所梳洗。

一邊穿上長褲，妳扭開音響，音樂輕快地流洩一室，每個音符都可愛極了，如同妳嘴角驅不走的笑紋。

坐在桌子前，妳先以化妝水輕拍臉頰，接著將乳液塗抹上。儘管閉著眼，眸子呈現兩道彎彎弧形，存在說明妳的好心情。

隔離霜的用途是阻隔紫外線，是妳每天出門前必用的物品；但妳鮮少使用粉底液。除了懶得卸之外，平常妳很少在校園遇見他。

但是今天可不一樣哩。妳用粉底海綿抹勻隔離霜，仔細地摸上妳昨夜敷過面膜的粉嫩小臉。

窗外戶的天空既灰又陰暗，但是依舊無法影響妳的好心情。妳為自己上了粉紅色眼影。

「哎，既然今天沒有出太陽，就讓我為這憂鬱的日子，帶來點朝氣吧。」瞧妳，就連上眼影的理由，都推卸給不佳的天氣。

「眼影都上了，就不能少掉睫毛膏。」妳對著鏡子仔細將睫毛刷得又長又濃，連下睫毛也不放過。

最後一個步驟，妳為上揚的小嘴兒塗上果凍唇蜜後，立刻變得水嫩，還散發出水果香。好聞又好看的雙唇，可愛地連妳都想嚐一口

了。

對著鏡子擺出各種姿勢的妳，笑臉始終不曾稍稍離開過妳容光煥發的臉蛋。看著牆壁上的時鐘，與他相約的時間也快到了。妳把要給他的講義抱在胸前，喃喃地祈禱，希望他會主動邀請妳一起吃中餐。

適逢午餐時間，學校到處都是人。黑壓壓的一片，比天上的烏雲還密集。

站在福圖旁，妳翹首眺望遠方，開始猜想他會從哪個方向出現。妳的雙眼比雷達還要敏銳，掃射每個經過妳的人。這個不是他、那個也不是他……

當心中重複第78次「不是他」後，妳的雙眼幾乎要在第79個人身上燒出兩個大洞。

不能讓他看到自己瞪人的樣子。妳閉了閉眼，努力深呼吸8下，再次睜眸的妳，又是那個滿心期盼他出現的女孩。

「啊，對不起，我遲到了。」12點27分，他的身影才映入妳的眼簾。

望著他隨便穿著黑色高領毛衣，破幾個洞的牛仔褲，妳開始覺得自己打扮得太過隆重，好像等等要去參加什麼正式宴會一樣。

望著他兩顆像核桃般大的眼，「你又熬夜啦？」

他毫不掩飾地張大嘴打了個哈欠，妳甚至還看到幾滴眼淚油出他的眼睛。「對啊。」

……真是超簡短的回答，害妳也不知道還能跟他聊什麼。

妳無計可施，只好不情願地掏出最後能夠讓自己跟他說上幾句的工具——講義，「唔，一份50元。」

「啊？真的喔？」抱歉，他不懂妳的幽默感。

他認真呆滯的表情讓妳再次挫折，妳的笑容像上了瞬間膠，說起話來期期艾艾地，「我、我開玩笑的。」

「喔。」他看了兩眼，立刻隨意把講義塞進背包中。

妳彷彿聽到哭泣的聲音——不知道是來自內心深處，或者是那份原是妳小心供奉桌上，不讓它有任何折痕的講義。

「謝謝，我走囉，再見。」他完全無法了解妳的心情，很瀟灑地揮揮手，掉頭就走。

「呃……」妳錯愕地愣在原處，望著他走進烏雲，喔，應該說是

人群中，慢慢消失不見。

妳感覺到烏鴉從頭上飛過，嘎嘎地恥笑妳，只因為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花上1小時又32分鐘妝妝打扮，還在冷風中等待他19分鐘，而竟然只跟他相處不到兩分鐘？

妳想立刻衝上前要回講義，還要把他撕個稀巴爛，才能洩去心頭的憤恨。但妳什麼也沒做，傻傻地瞪向遠方。

「哈啾！」妳抖了抖身體，望著手中透明黏液，決定咒咒他被當掉算了。

女人心，海底針。

當妳知道他該科被當掉後，儘管他是因為睡過頭而沒去考試，但妳還是後悔自己太過惡毒，曾有過希望他被當的念頭。

而我只能攤開手，笑得很無辜地對妳說：「一切，不過是白費心機。」



攝影／邱湘媛

我最敬愛的老師

麻吉少

那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，羅福師的臉孔在我眼中格外蒼老，我不知道用何種語言形容當時那位老頭子。當時大三英語演講課的班上有一名旁聽的學生，因為不在選課名單上，被他當場逐出門外，迄今我仍難以忘懷。羅福師在我當時的印象中，被我歸類為是屬於「捉摸不定的」。此話怎講？因為他總是在交代我們新的回家作業，但隔週上課時卻又不聞不問，繼續進行新的教學進度，然後又規定新的作業。我和班上同學都覺得努力白費，雖然我們平時貪玩，偶爾上課吵鬧，但至少我們也曾一度奮發上進，乖乖地完成作業吧！就這樣，一次又一次地容忍，到最後，情況不但沒有改善，老師還經常請假，最後甚至從此被代課老師取代了。在我升大四的暑假之前，在我因為背GRE單字而決心研讀英美

文學之前，在我透過代課老師楊錫堯推薦羅福師的學術專長之前，我想起了羅福師曾在課堂上教過的一首詩，那是英國詩人奧登所寫的Stop All The Clocks。我回想起當時的我竟神奇地聽懂了八、九分。沒錯，當年大學聯考我的國文和歷史兩科分數相加不到一百分，但羅福師就是這麼神奇，他讓我聽懂英文詩了！

世事無常，原本對語言學熱中的我，開始往文學領域發掘潛力。我先是放棄師大的法語課程，夥同班上同學到南陽街報名英美文學史的課程，接著又修讀了羅福師在大學部開設的「英詩選讀」和「美國文學」這兩門課。當時的我早已萌生一個想法：只要是我能力所及，羅福師開什麼課我就修什麼課，不論個人興趣，不論必修選修。修讀的過程中，我漸漸發現了羅福師博大精深的學問，後來我又注意到，老師對美國文學的研究特別拿手。上網成癮的我，便開始透過網路來收集羅福師的相關資料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老師是「台灣美國文學之父」朱立民教授的第一代學生，老師先是接掌立民教授創辦的「中外文學」和「淡江評論」此二國際性期刊，繼續鼓勵國內有關英美文學的研究，後又仿效立民教授，任教

於台大外文系和淡江英文系兩地。羅福師雖著有論文數十篇，但市面上的書籍幾乎無法尋得，反倒是兩本英漢辭典和高中英文教科書能見到老師的名字，這顯示出羅福師對英文學向淺的讀者們亦相當關心，就連目前最流行的全民英檢，當時未定案前的計畫主持人也是老師本人。羅福師雖有如此偉大功績，我卻鮮少在課堂上聽他炫耀式提及。

接著談及羅福師的上課方式。根據我大四一整個學期的觀察，我發現羅福師的上課風格有二：其一，少寫板書動授學問；其二，課本空白卻不啞口。羅福師雖已白髮蒼蒼，說話時含糊不清，講起課來卻是引經據典、深入淺出、滔滔不絕。老師上課時幾乎都是看著班上學生，隨時察覺觀色以調節授課內容，為的就是讓我們能夠聽懂。老師不願意花時間寫板書，因為他寧可舉更多例子，甚至比手劃腳，巧妙運用他腦中淵博的學問來替班上同學解惑。在此我不得不提出羅福師令我深深敬佩的原因：老師上課時講桌上沒有其他參考資料，只有一本課本，一本裏面全是空白的課本。我的英國文學老師蔡振興，也曾在課堂上形容羅福師，是日前台灣美國文學研究做得

最好的學者，而且上課時課本空白，講課時不用看課本，「簡直是超人」。在此我無意調侃我們師生二人，只是羅福師講課之引人入勝，有口皆碑。另外我還要補充一點：老師是個成功的演講者。羅福師上課時經常以「我跟諸位講」、「大家注意到」這般字眼來吸引班上同學的注意力。同時老師還配合表情、動作、語氣，來加強學生們的印象，套一句過時的軟片廣告詞：「他，抓得住我！」

準備進入研究所階段的我，仍是才疏學淺。雖然我以羅福師為精神指標，雖然我只要一上羅福師的課，便對英美文學更有領悟、更有興趣，但目前的我也只能對老師的著作少數收集、少數理解。我以為，認識羅福師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轉捩點。回想一年前的我，對羅福師幾乎一整個學期都因故請假有所怨恨，後來得知老師是因為前去大陸參加兩岸大辯論而身不由己，我才對之前的種種誤會感到抱歉。而今，我看著資料夾中一張張羅福師過去研究美國文學的結晶與成果，我細讀，我省思，回顧昨日之後，我又細讀，我又省思。雖然我總有一天會離開淡江英文系，但我試著想像自己依然是老師的學生，而且永遠都是。

校·園·臉·譜

工讀生系列



站在機車管制第一線 張漪蕓呼籲同學要守法

跆拳道黑帶、女排隊長、系學會幹部、也當過bbs的美工站長，有著相當廣泛的興趣與熱心的情懷，這就是在交安組打工至今兩年多的工讀生資訊四張漪蕓。回想起這三年在校工讀生涯，她的心得是：「希望同學們能夠自愛點囉！有點大學生的水準。」

張漪蕓平時的工作內容，可謂和淡江同學息息相關！從辦理全校同學的汽、機車停車證外，其他例行工作包括：整理校警與夜巡工讀生的巡邏紀錄、輸入門票、偶爾則出外勤管制五虎崗機車停車場等……

每逢上學期的開學初，由她經手的停車證約有上百張，她笑著說：「剛開學大概是早上8點半開始，除了中午休息時間，手大概都沒停過。」整理校警和夜巡工讀生的巡邏紀錄時，她的工作就是將校警和夜巡工讀生夜間巡邏打卡的資料，用電腦讀出後列印；需要夜間進出各館的申請名單，也是由張漪蕓來一一輸入系統，看似瑣碎的工作，卻關係著全校師生的安全與便利。

許多的特殊狀況總是發生在管制時，張漪蕓管制車輛進出的時候，為了宣導同學辦理停車證，她在門口相當嚴格的查看，幾乎每架都攔，選「左手右手一起來」，只是仍有不守規矩的學生，不但硬闖，還有那種即使已經被指揮揮勾住的騎士，仍硬要往前騎，害得她不但鞋子快掉了，整個人還差點被絆倒。更有其他不貼上停車證的學生，被攔下來時還會惡言相向。

她說：「以前也是有位很正直的學姊，每架都攔，結果有一次，卻被人家騎車輾過去。」她提到，前陣子bbs有人抱怨交安組工讀生沒什麼管理，有人回文說：「工讀生不認真，被我們罵；工讀生認真，被另一群更兇的人罵！」這個回應讓她深有感觸，在兩年多來的工讀日子裡，不愉快的回憶，大多建立在管制學生時被惡言相向。許多難聽的發洩話，從騎士嘴裡脫口而出，卻讓她每每認真工作時深感挫折。

身為女生，張漪蕓在管制機車出入時也遇到不少印象深刻的情况，曾經看過一對情侶在地面前大吵一架，男生不但兇悍，還動手推女生，張漪蕓說：「我一抬頭，就看到女生趴在地上，男生還不停大叫：你不要裝死！」另一次則是親眼目睹兩台機車對撞，只是肇事原因是同學間互相打鬧，不慎撞上對向機車，使得責任歸屬變得很難釐清。

談到最近的工作，她笑著說，日前研究所考試時，有許多考生會緊張兮兮地問路，還擔憂路程會不會走上20分鐘，讓她啼笑皆非。另外，她也笑嘻嘻地透露：「我的停車證是1號。」（鍾張涵）

校友動態

孫瑞隆邀化材系友回校聚餐

△化材系第一屆系友兼會長孫瑞隆於9日中午，邀請系友回到淡水校園，在觀海樓舉辦「春之饗宴」理監事聯席會。當天有副教授張正良與廿餘位第一、二屆系友到場，系友們一同享用午餐，一邊閒話當年，氣氛熱烈。會中並針對系友會的運作和活動內容作討論外，主要討論籌劃9月份的30週年系友會慶。（鍾張涵）

學海聲

黃榮村忙忘了生日

△教心所專任講座教授黃榮村，在3月29日上課時無端端的被一個大驚喜打擾，當他在上課時，突然有老師及學生手拿鮮花及蛋糕進教室，還以為是惡作劇，還是哪位人氣旺的學生被追求，後來場中有人提醒明天是他58歲的生日，他才恍然：「明天真的是我生日啊！唉，我都忙得記不得了！」（王頌）

馬路消息

許祐瑜獲洪建章紀念獎學金

△國貿三B許祐瑜獲得本學期「洪建章紀念獎學金」，得到獎金兩萬元，該獎是為了獎勵優秀的體育選手。許祐瑜為本校硬網隊長，在多次的網球大盃盃及東方盃盃都有非凡的成績，拿過雙打第一和單打第三，他打球風格與姿勢，吸引許多迷妹姐的仰慕及親暱，而在學業成績上也十分優越，仍不忘謹守學生本份，是個允文允武的人才，他也表示：「很高興拿到獎學金，我會再接再厲的！」（吳佩儀）